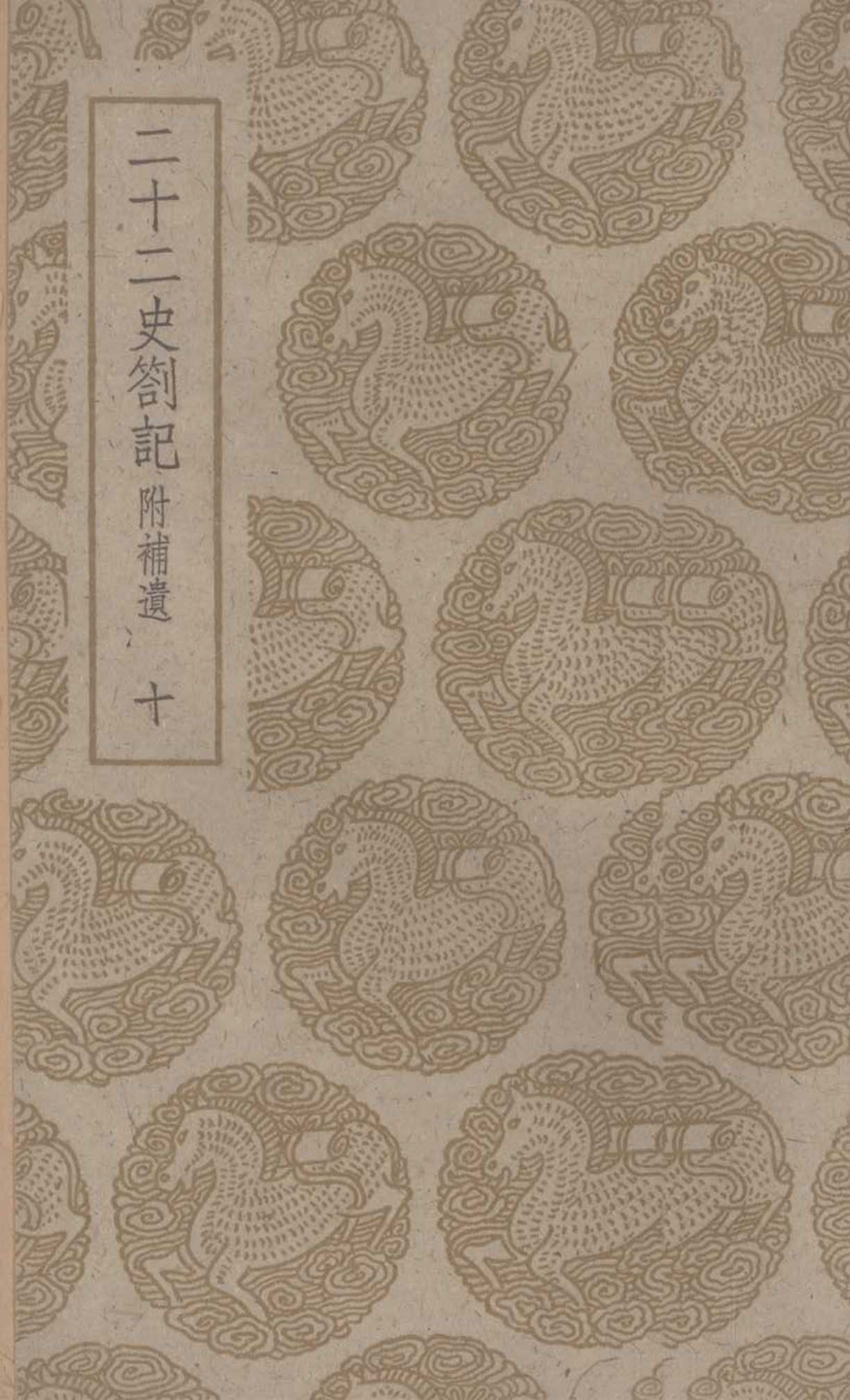


二十二史劄記附補遺 十



記劄史二十二

遺補附

(十)

撰翼趙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二十二史劄記

附補遺

十冊

一九三七年五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趙

翼

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五

萬厯中礦稅之害

萬厯中有房山民史錦、易州民周言等言：「阜平、房山各有礦砂，請遣官開採，以大學士申時行言而止。」後言礦者爭走闕下，帝卽命中官與其人偕往。蓋自二十四年始，其後又於通都大邑增設稅監，故礦稅兩監遍天下。兩淮又有鹽監，廣東又有珠監，或專或兼。大璫小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天下咸被害矣。其最橫者有陳增、馬堂、陳奉、高淮、梁永、楊榮等，增開採山東兼徵東昌稅，縱其黨程守訓等大作奸弊，稱奉密旨搜金寶，募人告密，誣大商巨室藏違禁物，所破滅什伯家，殺人莫敢問。又誣劾知縣韋國賢、吳宗堯等皆下詔獄。凡肆惡山東者十年，堂、天津稅監兼轄臨清，始至，諸亡命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銀鎗，奪人財，抗者以違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十之三，破家者大半，遠近罷市。州民萬餘縱火焚堂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事聞，詔捕首惡，株連甚衆。有王朝佐者，以身任之，臨刑神色不變，州民立祠祀之。陳奉徵荊州店稅，兼採興國州礦砂，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其出，數千人競擲瓦石擊之。至武昌，其黨直入民家，奸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士民公憤，萬餘人甘與奉同死。撫按三司護之，始免。已而漢口、黃州、襄陽、寶慶、德安、湘潭等處民變者，凡十起，奉又誣劾兵備僉事馮應京等數十員，帝皆爲降革逮問。

武昌民恨切齒。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府。衆乃投奉黨耿文登等十六人於江。以巡撫支可大護奉。焚其轅門。而奉倖免。高淮採礦徵稅遼東。搜括士民財數十萬。招納亡命。縱委官廖國泰虐民激變。誣繫諸生數十人。打死指揮張汝立。又誣劾總兵馬林等。皆謫戍。率家丁三百人。張飛虎旗。金鼓震天。聲言欲入大內。遂潛住廣渠門外。御史袁九臯等劾之。帝不問。淮益募死士出塞。發黃票龍旗。走朝鮮。索冠珠貂馬。又扣除軍士月糧。前屯衛軍甲而譟。誓食其肉。錦州、松山軍相繼變。淮始內奔。梁永徵稅陝西。盡發歷代陵寢。搜摸金玉。縱諸亡命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指揮縣丞等官。私宮良家子數十人。稅額外增耗數倍。索咸陽冰片五十斤。麝香二十斤。秦民憤。共圖殺永。乃撤回。楊榮爲雲南稅監。肆行威虐。誣劾知府熊鐸等皆下獄。百姓恨榮入骨。焚稅廠。殺委官張安民。榮益怒。杖斃數千人。又怒指揮樊高明。榜掠絕觔。以示衆。於是指揮賀世助等率冤民萬人。焚榮第。殺之。投火中。并殺其黨二百餘人。帝爲不食者累日。此數人其最著者也。他如江西礦監潘相。激浮梁景德鎮民變。焚燒廠房。相往勘。上饒礦。知縣李鴻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日饑餓而歸。乃劾鴻罷其官。蘇杭織造太監孫隆。激民變。遍焚諸委官家。隆走杭。州以免。福建稅監高寀。在閩肆毒十餘年。萬衆洶洶欲殺寀。寀率甲士二百人。突入巡撫袁一驥署劫之。令諭衆始退。此外如江西李道、山西孫朝、張忠、廣東李鳳、李敬、山東張昇、河南魯坤、四川邱乘雲輩。皆爲民害。猶其次焉者也。是時廷臣章疏悉不省。而諸稅監有所奏。朝上夕報可。所劾無不曲護之。以故諸稅

監益驕。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隨地激變。迨帝崩。始用遺詔罷之。而毒痛已遍天下矣。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厯云。

萬厯中缺官不補

萬厯末年。怠荒日甚。官缺多不補。舊制。給事中五十餘員。御史百餘員。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祇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案。率不得代。六部堂官僅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督撫、監司亦屢缺不補。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與哀訴。詔獄諸囚。以理刑無人。不決。遣家屬聚號長安門。職業盡弛。上下解體。內閣亦只方從哲一人。從哲請增閣員。帝以一人足辦。不增置。從哲堅臥四十餘日。閣中虛無人。帝慰留再三。又起視事。帝惡言者擾聒。以海宇昇平。官不必備。有意損之。及遼左軍興。又不欲矯前失。行之如舊。方從哲傳今案葉向高疏言。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二人。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又言今六卿止趙煥一人。都御史十年不補。向高傳又孫瑋爲戶部尙書時。大僚多缺。瑋兼署戎政及兵部。又都御史自溫純去後。八年不置代。至外計期近。始命瑋以兵部尙書掌左都御史事。瑋傳御史孫居相一人。兼攝七差。署諸道印。居相傳觀此可見是時廢弛之大概也。

三案

萬厯中鄭貴妃專寵光宗雖爲皇長子而儲位未定朝臣多疑貴妃欲立己子福王故請建儲及爭三王並封之議者無慮數十百疏迨光宗既立爲太子猶孤危無依故朝臣請福王之國者又數十百疏福王已之國矣四十三年五月四日忽有人持棗木挺入慈慶宮光宗爲太子時所居擊傷門者至前殿爲內侍所執皇太子奏聞巡城御史劉廷元訊其人名張差語無倫次狀似瘋癲移刑部郎中胡士相等遂欲以瘋癲具獄提牢主事王之案密訊其人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一老公至一大宅亦係老公家教以遇人輒打死之案錄其語明日刑部又覆訊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引路老公係龐保大宅老公係劉成保成皆鄭貴妃宮內奄人也中外籍籍皆疑貴妃弟鄭國泰主謀欲弑太子爲福王地帝亦心動貴妃窘自乞哀於皇太子帝御慈寧宮皇太子及三皇孫侍召閣臣方從哲吳道南及朝臣入極言我父子慈愛以釋羣疑命磔差保成三人無他及羣臣出帝意中變命先戮差及九卿三法司會同司禮監訊保成於文華門保成以無左證遂輾轉不承刑部尙書張問達請移入法司刑訊帝以事連貴妃恐付外益滋口實乃斃保成於內三道守才遠流其事遂止張問達王此挺擊一案也光宗卽位甫數日卽病痢中官崔文昇進利劑益劇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藥稱仙丹帝召閣臣方從哲韓爌等入受顧命因問李可灼有藥卽傳入診視言病源甚悉帝命速進藥諸臣皆不敢決可灼遂進一丸帝稍覺舒暢諸臣退帝又命進一丸明日天未明帝崩韓爌傳此紅丸一案也光宗初卽位時鄭貴妃尙在乾清宮李選侍爲貴妃請

封皇太后。帝已允太后之封。諭司禮監矣。時外廷傳言貴妃以美女進帝以致病。御史楊漣劾崔文昇用藥無狀。并請帝慎起居。因及鄭貴妃不宜封太后。越三日。帝召大臣并及漣。數目視漣。毋聽外間流言。遂文昇且停太后命。漣自以小臣受顧命。誓以死報。帝崩。漣急催閣部大臣同入臨畢。閣臣劉一燝問羣奄。皇長子何在。東宮伴讀王安曰。爲李選侍所匿耳。一燝大呼。誰敢匿新天子者。安入白選侍。乃令皇長子出。一燝等卽呼萬歲。掖升輦。至文華殿。先正太子位。時選侍在乾清宮。一燝謂太子不可與同居。乃奉太子暫居慈慶宮。明日。周嘉謨、左光斗等疏請令選侍移宮。光斗疏中有武氏語。選侍怒。欲召太子加光斗重譴。漣正色謂諸奄。太子今已爲天子。選侍何得召。明日。又合疏上選侍。不得已。卽日移曦鸞宮。帝乃還乾清。一燝漣光斗傳此移宮一案也。梃擊自龐保、劉成死後。浮議已息。明年之案爲徐紹吉劾去。天啓中之案復官。乃追理前事。上復讎疏。謂梃擊一事。何等大變。乃劉廷元以瘋癲蔽獄。胡士相亦朦朧具詞。實緣外戚鄭國泰私結廷元。謀爲大逆耳。此又梃擊一案爭端之始也。光宗崩。閣臣方從哲票擬賞李可灼銀幣。御史王舜等劾可灼。乃改令可灼引疾歸。已而孫慎行入朝。追劾從哲。謂可灼非太醫。紅丸是何藥。從哲乃敢使進御。從哲應坐弑逆之罪。王紀、楊東明、鍾羽正、蕭近高、鄒元標等疏繼之。黃克纘等則爲從哲辨。此又紅丸一案爭端之始也。李選侍移宮時。內豎李進忠、劉朝、田詔等盜金寶。過乾清門而仆。帝下法司案治。諸奄懼。則揚言帝薄待先朝妃嬪。致選侍移宮日。跣足投井。以搖惑外廷。御史賈繼春遂上安選侍

書黃克纘入其言亦附和之。帝怒削繼春籍。已而帝漸忘前事。王安又爲魏忠賢排死。劉朝、田詔等乃賄忠賢而上疏辨冤。於是繼春等起用。倚奄勢與楊漣等爲難。此又移宮一案爭端之始也。此三案者本各有其是。挺擊雖不能不致疑於鄭氏。然安知非龐保、劉成等之行險倖功。故當時孫承宗已謂事關太子不可不問。事連貴妃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可問。龐保、劉成而上不可問。此亦善爲調停之說也。紅丸之案據韓爌具述進藥始末。謂可灼進藥時諸大臣皆在。皆未阻止。而愼行獨責從哲以弑逆。本屬深文。故疏出舉朝共覺其過。當特以其援引春秋許世子不嘗藥之例。其論自不可沒。至移宮一事。光宗在位日淺。李選侍素無權勢。不比鄭貴妃之在萬厯中數十年薰灼也。卽暫居乾清亦豈遂能垂簾稱制。特熹宗年尙幼。不可不慮其久而挾制。此楊漣等趣移宮之深意也。旣移宮後。自當待以恩禮。乃忽有薄待先朝嬪御之流言。則賈繼春之請安選侍亦未爲過。故倪元璐之論此三案。謂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詞。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引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此說最得情理之平。乃此三案遂啓日後無窮之攻擊者。緣萬厯中無錫顧憲成、高攀龍等講學東林書院。爲一時儒者之宗。海內士大夫慕之。其後鄒元標、馮從吾等又在京師建首善書院。亦以講學爲事。趙南星由考功郎罷歸。名益高。與元標、憲成、海內擬之三君。其名行聲氣足以奔走天下。天下清流之士羣相應和。遂總目爲東林。凡忤東林者卽共指爲奸邪。而主挺擊、紅丸、移宮者皆東林也。

萬厯末，東林已爲齊、楚、浙三黨斥盡。葉向高傳光熹之際，葉向高再相，與劉一燝等同心輔政，復起用東林。及趙南星長吏部，又盡斥攻東林者。於是被斥者謀報復，盡附魏奄，借其力以求勝。向高等相繼去國。漣、光斗等又被誣害。凡南星所斥者，無不拔擢，所推者無不遭禍。迭勝迭負，三案遂爲戰場。倪元璐所謂三案，在逆奄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墳簞。逆奄得志後，逆奄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進，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

三案俱有故事

光宗在東宮時，有挺擊之變，固出非常。然此亦有故事。萬厯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爲內侍服，入乾清宮，被獲，下東廠訊。中官馮保欲緣此害高拱，令家人辛儒教以爲高拱所使行刺者。錦衣都督朱希孝等會鞫。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掠治我耶！我何處識高閣老？」希孝懼不敢訊。廷臣楊博、葛守禮等力言於張居正。居正諷馮保，保乃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處斬。高拱傳是宮禁之變，先已有之。但李希孔疏謂王大臣徒手闖宮門，則非張差之持棍肆擊者可比。究不知有主使否也。紅丸亦有故事。孝宗崩時，中官張璠等以誤用藥下獄。楊守隨會訊杖之。守隨傳御史任惠又請明正張璠及劉文泰用藥失宜之罪。惠傳世宗晚年服方士藥，及崩，法官坐方士王金等子弑父律。高拱傳是用藥致殞，亦有故事。然高拱謂世宗臨御四十五年，抱病經歲，壽考令終，乃謂爲王金等所害，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視帝爲何如主？此又一說也。

蓋世宗之服方士藥。誤在平日。故無迹可尋。孝宗、光宗之服藥遽崩。誤在臨時。其迹易見。使崔文昇、李可灼之案。閣臣或仿楊守隨杖責之例。則諸臣當亦無異言矣。而反賚以銀幣。所以招物議也。至移宮之例。卽光宗初登極時。鄭貴妃亦尙在乾清宮。爲李選侍請封皇后。選侍亦爲貴妃請封皇太后。尙書周嘉謨等共詰責鄭養性。令貴妃移宮。貴妃卽日移慈寧去。是移宮亦已有故事也。第光宗係長君。故鄭貴妃不能不移。熹宗則沖主。選侍或以保護爲詞。同處日久。易啓挾制之漸。故漣等早慮之耳。然選侍去而客氏入。卒至與魏闈亂政。蓋國運將傾。固非人所能預料也。

張居正久病百官齋禱之多

明天啓中。魏闈生祠遍天下。人皆知之。而萬厯中張居正臥病。京朝官建醮禱祀。延及外省。靡然從風。則已開其端。蓋明中葉以後。士大夫趨權附勢。久已相習成風。黠者獻媚。次亦迫於避禍。而不敢獨立崖岸。此亦可以觀風會也。案明史。居正病。四閱月不愈。百官並齋醮爲祈禱。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無不建醮。而明朝小史所載更詳。萬厯十年。居正病久。帝大出金帛。爲醫藥資。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爲設醮。已而翰林、科道繼之。部屬中行又繼之。諸雜職又繼之。仲夏赤日中。舍職業而奔走焉。其同鄉門生故吏。有再舉三舉者。司香大僚執爐。日中當拜表章。則長跪弗起。至有賄道士數更端。以息膝力者。所拜章必書副本。賂其家人。達之相公。或見而頷之。取筆點其一二麗語。自是爭募詞客爲之。冀其一啓顏。不旬

日而南京仿之。山、陝、楚、閩、淮、漕、撫、案、藩、臬，無不醮者。于慎行筆塵又記建醮時，有朱御史於馬上首頂香盒詣醮所，已而奉使出都。畿輔官例致牢餼，則大罵曰：爾不知吾爲相公齋耶？奈何以肉食餽我！此等情狀，其去魏闕之生祠，亦豈有異耶？

明言路習氣先後不同

明制，凡百官布衣，皆得上書言事。鄒緝等傳贊謂太祖開基，廣闢言路，中外臣僚建言，不拘職掌。草野微賤，亦得上書。沿及宣、英，流風未替。雖升平日久，堂陛深嚴，而縫掖布衣，刀筆掾吏，朝陳封事，夕達帝闕，所以廣聰明防壅蔽也。前列傳如練綱以監生言事，范濟以諸生言事，其有職官言事，如侍講劉球、諫征麓川譏切王振，郎中章綸、大理卿廖莊、請復沂王儲位翰林羅倫、劾李賢奪情修撰舒芬等，諫南巡而科道之以言爲職，楊慎等爭大禮，員外郎楊繼盛、經歷沈鍊等劾嚴嵩，皆非言官，明史列傳，不可數計。而科道之以言爲職者，其責尤專，其權尤重。職官志序謂御史天子之耳目，凡大臣姦邪、小人構黨者，劾之。凡百官猥茸貪冒者，劾之。凡上書亂成憲者，劾之。遇考察則同吏部司黜陟，大獄重囚，會鞠於外朝，則同刑部。大理平讞之，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皆得直言無隱。又有六科給事中，凡制敕有失，則封駁。至廷議大事，廷推大臣，廷鞠大獄，皆得預。此可見言官之職掌也。然統觀有明一代，建言者先後風氣亦不同。自洪武以至成化、宏治間，朝廷風氣淳實，建言者多出好惡之公，辨是非之正，不盡以矯激相尙也。如劉球、章綸等所奏，固關國計民生等共劾石亨、曹吉祥，成化中給事中李俊等劾佞幸李孜甫、僧繼曉，御史姜洪、曹鼐等劾大學士萬安、劉吉而薦王恕、王竑、李秉等可大用。御史毛宏以錢太后將別葬，邀百官伏哭，文華門卒得耐葬英宗陵之。

類張倫等傳贊謂是時門戶未開名節自勵未嘗有承意旨於政府效擢嘆於權璫如末造所爲者故其言雖有當否而其心則公上者愛國次亦愛民正德嘉靖之間漸多以意氣用事者如正德中諫南巡罰跪午門被杖者百餘人嘉靖中議大禮伏哭左順門張璁所謂言官徒結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任情恣橫此固臺諫惡習然亦有未可概論者如劉瑾亂政御史蔣欽疏劾之廷杖三十再劾又杖三十越三日又草疏燈下聞鬼聲欽知是先靈勸阻奮筆曰業已委身不得復顧死即死此疏不可易也遂上之又杖三十而死許天錫欲劾瑾知必得禍乃以尸諫夜擊登聞鼓縊死而以疏預囑家人於身後上之見各本傳世宗時楊最等既以諫齏醢杖死嚴嵩當國又殺楊繼盛沈鍊等而御史桑喬謝瑜何維柏喻時童漢臣陳紹葉經鄒應龍林潤等給事中王輅孟陳璫沈良才厲汝選等猶先後疏劾廷杖謫戍至死而不悔俱見各本傳且帝深疾言官以杖戍未足遏其言乃長繫以困之如沈束在獄凡十八年傳贊謂主威愈震而士氣不衰可見諸臣雖不免過激而出死力以爭朝廷之得失究不可及也萬厯中張居正攬權久操下如束溼異己者輒斥去之科道皆望風而靡奪情一事疏劾者轉出於翰林部曹翰林吳中行趙用賢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等而科道曾士楚陳三謨等且交章請留及居正歸葬又請趣其還朝迨居正病科道并爲之建醮祈禱此言路之一變也繼以申時行許國王錫爵先後入相務反居正所爲以和厚接物於是言路之勢又張張文興丁此呂等即抗章劾閣臣而閣臣與言路遂成水火萬厯末年帝怠於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務爲危言激論以自標異於是部黨角立另成一門戶攻擊

之局。

葉向高傳帝不省章奏諸臣既無所見得失此言路之又一變也。如熊廷弼王化貞二案朝臣各有

益樹黨相攻未幾爭李三才之案黨勢遂成。此言路之又一變也。所祖江秉謙謂今日之事非經撫、

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不合乃左右經撫者之議不合也。滿朝

薦傳亦謂是時遠左盡失國事方殷而廷臣方植黨逞浮議全不以國事爲急。

高攀龍顧憲成講學東

林書院士大夫多附之既而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紛如聚訟與東林忤者衆共指爲邪黨天啓初趙南星

等柄政廢斥殆盡及魏忠賢勢盛被斥者咸欲倚之以傾東林於是如蛾赴火如蟻集羶而科道轉爲其

鷹犬。魏忠賢傳周忠建謂汪直劉瑾時言路清明故不久即敗今則權璫反藉言官爲報復言官又借權璫爲

聲勢此言路之又一變而風斯下矣。諸附者在崇禎帝登極閣黨雖盡除而各立門戶互攻爭勝之習則

已牢不可破是非蜂起叫呶蹲沓以至于亡。傳袁繼咸疏云三十年來徒以三案葛藤血戰不已呂大器等

胥而不能破除門戶之角立故至桂林播越旦夕不支而吳楚之樹黨相傾猶仍南京翻案之故態也熊

廷弼疏言朝堂議論全不知兵敵緩則興然催戰及敗始愀然不敢言及臣收拾甫定則愀然者又闕然

矣。又疏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戶容則去之。盧象昇亦疏云

臺諫諸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以求全責備雖有長材從何展布觀此數疏可見明末言路之惡習也。

明末書生誤國

書生徒講文理不揣時勢未有不誤人家國者。宋之南渡秦檜主和議以成偏安之局當時議者無不以

反顏事仇爲檜罪而後之力主恢復者張德遠一出而輒敗韓侂冑再出而又敗卒之仍以和議保疆迨

賈似道始求和而旋諱之孟浪用兵遂至亡國謝疊山所以痛惜於兵交數年無一介之使也有明末造

亦然外有我朝之兵內有流賊之擾南討則慮北北拒則慮南使早與我朝通和得以全力辦賊尙可掃

除。且是時我太宗文皇帝未嘗必欲取中原。崇禎帝亦未嘗不欲與我朝通好。大凌河之役。祖大壽降於我朝。後雖反正。而其子姪已仕於我朝。是宜案以通敵之罪。而帝仍用之。是固欲藉大壽爲講和地矣。見邱禾嘉傳。迨大兵入牆子嶺。盧象昇入援。楊嗣昌陰主互市策。象昇見帝曰。臣主戰。帝色變。良久曰。款乃外廷

議耳。其出與嗣昌議。見盧象昇傳。

是和議之策。帝已與嗣昌謀之。

何楷傳。嗣昌方主款議。歷引建武款塞故事。楷與御史林簡友駁之。

及陳新甲

爲兵部尙書。以南北交困。遣使與我朝議和。傅宗龍奏之。大學士謝陞在帝前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帝

遂以和事諭新甲密圖之。而戒其勿洩。是帝更明知時勢之不可不和矣。言官方士亮、倪仁禎、朱徽等謁

陞。陞告以上在奉先殿祈籤。和意已決。諸君幸勿多言。士亮等輒羣起劾陞去。

見謝陞及二臣傳。

新甲所遣求和

之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新甲家人誤發抄。

二臣傳如此。明史則云。帝手詔爲其家人誤發抄。

於是言者大譁。交章劾奏。帝迫於

羣議。且惡新甲之彰主過。遂棄新甲於市。

新甲傳。

自是帝不復敢言和。且亦無人能辦和事者。而束手待亡

矣。統當日事勢觀之。我太宗既有許和意。崇禎帝亦未嘗不願議和。徒以朝論紛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

和。以致國力困極。宗社淪亡。豈非書生紙上空談。誤人家國之明驗哉。

案明季書生誤國。不獨議和一事也。如萬元吉疏言孫傳庭守關中。議者謂不宜輕出。而已有議其逗

撓者矣。賊旣渡河。諸臣請撤關寧。吳三桂兵迎擊。而已有議其蹙地者矣。及賊勢燎原。羣臣或請南幸。

或請皇儲監國南京。皆權宜善策。而已有議其邪妄者矣。卽此一疏觀之。可見諸臣不度時勢。徒逞臆

見。誤人家國而不顧也。

明代宦官

有明一代宦官之禍。視唐雖稍輕。然至劉瑾、魏忠賢。亦不減東漢末造矣。初明祖著令。內官不得與政事。秩不得過四品。永樂中遣鄭和下西洋。侯顯使西番。馬騏鎮交趾。且以西北諸將。多洪武舊人。不能無疑慮。乃設鎮守之官。以中人參之。京師內又設東廠偵事。宦官始進用。宣宗時。中使出。取花鳥及諸珍異亦多。然袁琦、裴可烈等有犯輒誅。故不敢肆。正統以後。則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塘、市舶、織造。無處無之。何元朗云。嘉靖中有內官語朱象元云。昔日張先生璵進朝。我們要打恭。後夏先生言。我們平眼看他。今嚴先生嵩與我們拱手始進去。案世宗馭內侍最嚴。四十餘年間。未嘗任以事。故嘉靖中內官最斂戢。然已先後不同如此。何況正德、天啓等朝乎。稗史載永樂中。差內官到五府、六部。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途遇公、侯、駙馬。皆下馬旁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屬吏。公、侯、駙馬。途遇內官。反迴避之。且稱以翁父。至大臣則并叩頭跪拜矣。此可見有明一代宦官權勢之大概也。總而論之。明代宦官擅權。自王振始。然其時廷臣附之者。惟王驥、王祐等數人。其他尙不肯俯首。故薛瑄、李時勉皆被誣害。及汪直擅權。附之者漸多。奉使出。巡案御史等迎拜馬首。巡撫亦戎裝謁路。王越、陳鉞等結爲奧援。然閣臣商輅、劉翊。尙連章劾奏。尙書項中、馬文升等亦薄之。而爲所陷。則士大夫之氣。猶不盡屈也。至劉瑾則焦

芳、劉宇、張綵等爲之腹心。戕賊善類，徵責賄賂，流毒幾遍天下。然瑾惡翰林不屈，而以通鑑纂要謄寫不謹，譴謫諸纂修官，可見是時廷臣尙未靡然從風。且王振、汪直好延攬名士，振慕薛瑄、陳繼忠之名，特物色之。直慕楊繼忠之名，親往弔之。瑾慕康海之名，因其救李夢陽一言而立出之獄。是亦尙不敢奴隸朝臣也。迨魏忠賢竊權，而三案被劾察典被謫諸人，欲借其力以傾正人，遂羣起附之。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龍、倪文煥、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號五彪。又尙書周應、秋卿寺曹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督撫，無非逆黨。駸駸乎可成篡弑之禍矣。明史載太祖制內官不許讀書識字，宣宗始設內書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之，遂爲定制。用是多通文義。四友齋叢說則謂永樂中已令吏部聽選教職入內，教書王振始以教職入內，遂自宮以進，至司禮監。數傳之後，勢成積重。云然考其致禍之由，亦不盡由於通文義也。王振、汪直、劉瑾固稍知文墨，魏忠賢則日不識丁，而禍更烈。大概總由於人主童昏，漫不省事故，若輩得以愚弄而竊威權。如憲宗稍能自主，則汪直始雖肆恣，後終●不用。武宗之於瑾，亦能擒而戮之。惟英、熹二朝皆以沖齡嗣位，故振、忠賢得肆行無忌。然正統之初，三楊當國，振尙心憚之，未敢逞。迨三楊相繼歿，而後跋扈不可制。天啓之初，衆正盈朝，忠賢亦未大橫。四年以後，葉向高、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相繼去，而後肆其毒痛。計振、忠賢之擅權，多不過六七年，少僅三四年，而禍敗已如是。設令正統、天啓之初，二豎卽大權在握，其禍更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廣樹正人，以端政本，而防亂源，